

## 功勋模范

## 抗战英雄：血肉之躯筑长城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记者高蕾、董博婷)黑龙江的尚志市,吉林的靖宇县,山西的左权县,北京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湖北武汉的郝梦龄路、陈怀民路……行走在大江南北城市街道,一个个以抗战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地名定格下一段段红色记忆。

烽火年代里,无数英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钢铁长城;今天,山河无恙、岁月悠长,英雄们的动人故事众人传唱。

##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尽管已是冬日,四川宜宾翠屏山依然苍松翠柏、绿意盎然。在位于山腰的赵一曼纪念馆广场上,矗立着这位女英雄的雕塑,她目光坚毅,英姿飒爽。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一曼不顾孩子年幼,舍下身为母亲的缱绻柔情,战斗于白山黑水。

在一次战斗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尽管饱受酷刑折磨,她始终未吐露一个字。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赵一曼在给幼子“宁儿”留下一封遗书后慷慨就义。

后来,这封遗书经“宁儿”陈掖贤重新誊写,留给他的女儿陈红。和遗书一并传承的,是赤诚的爱国情怀。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誓死报国的佟麟阁,面对日寇进犯慷慨陈词“国家多难,军人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张自忠,亲笔写信告谕官兵“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

抗战英雄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马宝玉!”“到!”“胡德林!”“到!”“胡福才!”“到!”“宋学义!”“到!”“葛振林!”“到!”

这是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狼牙山五壮士连”每晚点名时都会出现的场景。每逢点名,首先从“五壮士”点起,官兵共同答“到”,是他们坚持了多年的传统。

1941年9月,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二排六班的5位战士顽强阻击,同敌人激战5小时。打光最后一枚子弹,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用石块砸向敌人……在最后关头,勇士们宁死不屈,将枪支全部损毁,纵身跳下悬崖。

神州大地上,这样的壮烈比比皆是。“我是中国人,我儿子当八路是我让他去的。劝降那是妄想。”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被捕后不畏日军胁迫,绝食殉国;“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四川战士王建功出川抗战前,收到父亲赠送的写有“死”字的白布大旗……

抗战英雄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只因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候。

##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

布满弹孔的连旗、被折弯的步枪……在“刘老庄连”连史馆,一件件文物静静摆放,无声诉说着79年前那场战斗。

1943年3月,为掩护战友和群众转移,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82名战士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日伪军5次进攻,毙伤日伪军近百人,战斗到最后一名战士生命最后一刻。

晚霞褪去,战友和群众已安全转移。当地群众打扫战场时看到,4连的战士们仍然保持着生前搏斗的姿势:有的怒目圆睁,匍匐在战壕里;有的紧握弯曲了的刺刀,弓着一条腿斜靠在大树旁;有的双手紧紧抓着敌人头发;有的嘴里狠狠咬着敌人耳朵……

还有许许多多抗战英雄也作出了一样的选择。杨靖宇食棉絮、啃树皮,率部坚持战斗,直至战死仍然保持射击姿势;后来被称为“白刃格斗英雄连”的战士们与敌人进行肉搏战,取得最后胜利……

抗战英雄不畏强暴、誓与敌人血战到底,展示了中国人民的铮铮铁骨。

##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

在北京市密云区张家坟村的山岩上,一尊5米高的花岗岩女性雕塑格外醒目。

她就是“英雄母亲”邓玉芬。抗战爆发后,她先后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

面对沉重的打击,邓玉芬硬是咬牙挺住了。她脸上的笑容少了,但对抗日工作更积极了,对子弟兵更亲近了。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邓玉芬眼含泪花,告慰九泉之下的丈夫和儿子们:咱们胜利了!

临终前,邓玉芬对乡亲们说:“把我埋在大路边,我要看着孩子们回来。”

“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当年华北平原上一个庄户人家写下的对联,就是邓玉芬一家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面对中日两国国力的巨大差距,中国人民从未失去必胜的信念。

“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左权将军在给亲人的家书中憧憬着光明的未来;“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信念如炬、誓言铿锵……

正是因为有坚不可摧的信念,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前仆后继赴国难,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历史长空,抗战英雄灿若星辰,熠熠生辉。他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

## 历史痛感未敢忘,戮力同心谋复兴

——写在第九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

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记者蒋芳、邱冰清)12月13日,凄厉的警报声将再一次作为整个国家的背景音长鸣于耳畔。冬日的南京城,佩戴起紫金草的人们再次伫立街头,回首这座城市最惨痛的历史。

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5周年之际,举国上下同悼死难同胞,是哀悼更是警醒,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我辈当戮力同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 八十五载,历史痛感未敢忘

“父亲、二姑爹、大舅,我又来看你们了……”11月25日,86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马庭宝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单墙前,苍老的手颤抖着指向亲人的名字,眼里满含生死相隔的痛楚。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单墙被民间称作“哭墙”,上边共铭刻了10665个死难者姓名。每一个姓名背后,都有着家破人亡的惨剧。

鞠躬、献花、敬香、默哀……陪着马庭宝参加家庭祭告仪式的女儿马明兰说:“父亲老了,当下的记忆很模糊,过去的事情却记得清清楚楚。”她注意到,人群中的白发老人只有三四位,绝大多数是子女辈、孙辈。

在世者仅剩54位!2022年以来,又有7位幸存者老人相继离世。冰冷数字变化的背后,是那段惨痛历史见证人在消逝。

13名传承人上岗!今年8月15日,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获得认证,意味着幸存者后代正式接过传承历史记忆、传播历史真相的接力棒。

“不敢忘!不能忘!”已故幸存者李高山

的儿子李真铭说:“父亲在世时常常夜不能寐,一闭上眼睛就是死里逃生的经历。他走后,这份责任就要我来扛了。”

“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已故幸存者李秀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警示之语,仍悬挂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厅的显眼处,至今振聋发聩。而在展厅的留言区,自2019年以来已收到手写留言超过22万份,这两句话也被高频引用。

“南京大屠杀历史是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是国人永久的沉痛记忆。”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纪念馆馆长周峰说,这段惨痛历史永远警示着世人,心向光明但决不能忘记黑暗。

## 守望互助,凝聚和平力量

北京时间11月17日,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典当店老板埃文·凯尔,最终把那本引发全球网络关注的“二战相册”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他觉得“那是它该去的地方”。

“遇难者300000”——国家公祭仪式现场西南侧的“灾难之墙”上,用多国文字镌刻这组数据,也在昭告世人,这场浩劫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国耻国殇,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屈辱回亿。

12月13日,《为了共同的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海外征集藏品展》将与公众见面,展出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影像、侵华日军士兵堀越丈夫收集保存的日军侵略中国的照片、日本研究者松冈环记录的侵

华日军士兵晚年自述音像等。

就在今年11月,日本友人大东仁将最新一批从日本征集到的51件(套)珍贵文物辗转送至南京。其中,侵华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第十一中队《阵中日志》、侵华日军第1644部队相关照片等尤为珍贵。2005年以来,他代为征集和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的史料已超过4500件(套)。

“纪念馆馆藏文物史料共有19.2万余件,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各国友人和海外华人的征集和捐赠,他们对历史真相不懈追寻的价值与意义是不可估量的。”纪念馆文物部主任艾德林说。

热爱和平的人们,即便相距万里总能相遇。

每到12月13日,紫金草国际志愿者董戴维将微信头像换成黑白色,以此表达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缅怀。据了解,从2008年日本志愿者黑田薰开始,紫金草国际志愿者已汇集了来自美国、韩国、巴基斯坦等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人。他们身着紫色马甲参加志愿活动,用自己的语言和特长不断夯实这段人类共同的记忆。

## 圆梦中华,砥砺复兴之志

“铛、铛、铛……”每天早上八点半,纪念馆的钟声总是准时响起。每天首批入场的12名观众分两组撞响和平大钟13声,寓意牢记12月13日,勿忘国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进入12月,南京市600多所中小学

结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采用课堂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丰富的活动。13日上午,来自江苏、辽宁等全国40多所小学的师生代表,还将通过网络课堂共上一堂主题班会课,一起倾听历史、朗读国家公祭读本和抗战家书。

“对孩子们来说,侵略、屠杀还只是模糊的概念。但他们也会因此受到启蒙,思考什么是战争,该怎么看待历史。”南京市考棚小学王老师说。

85载时光荏苒,85载沧桑巨变。历经劫难的南京,正改换新颜。

长江边,燕子矶。85年前,这里尸横荒滩,血染江流,遭集体屠杀者数达五万之巨。如今,大河滔滔,青山相依,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燕矶夕照”光彩照人。

“自鸦片战争以来18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幸存者阮定东说,他的爷爷阮家田曾在燕子矶的江边遇害,长大后他从军报国,并带着后人多次重走逃难之路。

2015年以来,王生、高在书、钱家书等抗战老兵代表从未缺席国家公祭仪式。96岁高龄的王生老人感慨地说:“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现实的威胁却无时无刻不在。殷鉴不远,后人当自警之!”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龙盘虎踞,彝训鼎铭,继往开来,永志不忘。”每一次公祭仪式上,青少年代表们都会朗诵《和平宣言》,当饱含深情、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公祭广场,也在传达着亿万国人的共同信念——以史为鉴,中华民族的前景必将无比光明。

## 2万余件(页)731部队暴行新罪证首次展出



▲这是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内展陈的土陶制细菌炸弹(复制品)。新华社记者张涛摄

身份构成等基本史实问题研究提供了一手史料支撑。根据该名簿记载,731部队共有成员3497名。“此前学术成果多涉猎生物战、人体实验等战时罪行、战争责任和战后赔偿等问题,731部队成员名单等重大基本史实研究较少。这些档案揭开了这支恶魔部队的完整面纱。”金成民说。

1945年8月,731部队败退之际炸毁了进行细菌实验和人体实验的核心区域,试图毁灭证据。通过考古挖掘,2000余件战争遗物在这次改陈后首次大规模展出。黑龙江省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李陈奇说:“这些新罪证文物是日本侵略者毁灭犯罪证据的直接证据。”

历经30余年艰辛寻证和不懈研究,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已拥有七大类近10万件馆藏罪证文物及史料,构成了相互印证、真实完整的立体罪证链条。“通过展示罪证、揭露罪行,进一步扩大和增强陈列馆的国际影响力,警示世人铭记历史、捍卫和平。”金成民说。

731部队是二战期间侵华日军以研究防治疾病和饮水净化为名,实则用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等进行活体实验,以及进行细菌武器研制和生产的秘密部队。其基地建在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及制造基地,至少有3000人在这里被用于人体实验。

新华社哈尔滨12月12日电(记者王建、杨思琪)在第九个国家公祭日即将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改陈工程完工,2万余件(页)新文物、新档案、新史料首次展出。专家表示,这些新展出的罪证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增添新铁证,使证据链条更加完备。

据介绍,此次改陈工程于9月19日开工,馆内陈列以“反人类暴行”为主题。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介绍,此次改陈新增罪证主要是2015年以来通过考古发掘、“跨国取证”和学术研究取得,其中新增罪证文物2862件、新增罪证史料23000页、新增

731部队原队员影像资料810分钟。“这些新展出的罪证文物和史料都是铁证,使731部队细菌研制、人体实验的证据链更加完备。”金成民说。

在展厅内,新展出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详细记载了731部队成员信息,为深入进行731部队总体规模、人员来源、

## 科研人员通过技术手段保存“万人坑”侵华罪证

新华社长春12月12日电(记者张博宇、孟含琪、司晓帅)13日是第9个国家公祭日,国内各地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以各自的方式祭奠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30多万同胞和更多在这场侵略战争中无辜死难的同胞。

公祭日来临前,吉林大学的科研人员再次来到位于吉林省辽源市的辽源矿工墓陈列馆,对馆内的遇难矿工遗骸进行新一轮的防腐处理工作。

东北地区是日本侵华时期最早沦陷的地区,拥有全国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分类最完善的日军侵华时期的各类“万人坑”罪证遗址。据初步调查,东北地区有“万人坑”遗存50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余处。

“辽源矿工墓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矿工墓。日本侵略时期,在这里死难的中国同胞约有8万余人。”辽源矿工墓陈列馆文物管理员刘宏颖说。这里是日本侵略东北、疯狂掠夺煤炭资源、奴役残害中国劳工的重要历史遗存,是吉林省境内重要的涉日遗存之一。



▲科研人员对经过防腐处理后的骸骨进行编号和信息采集(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摄)。新华社发

多年来,为了向参观者展示“万人坑”遗址的原貌,遗址中的遗骸被整理好后采取了直接在遗址中进行展示的方式。但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也为遗骸的保护带来了难题,一些遗骸已经出现虫蛀风化

现象。自2015年开始,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张全超教授团队为这项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的技术支持。7年来,他们多次赴辽源矿工墓陈列馆,对全馆197具完整遗骸和20余具零散遗骸进行了法医考古信息采集和遗骸的防腐处理。

“这对于遗骸的长久保存和直观展

示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通过法医考古学鉴定得到的信息,也为我们场馆更好地展示这段侵华历史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提供了更多权威的解读。”刘宏颖说。

此外,为了让“万人坑”侵华罪证长久保存,科研人员还采取了保护与研究并行的方式,将法医考古学理念应用到辽源矿工墓等“万人坑”遗址的研究和保护当中。

张全超教授团队在保护“万人坑”内遗骸的同时,通过重要个体DNA样本的采集提取等方式,对遇难遗骸进行创伤、病理、死因分析和综合研究,建立完整的国际化信息数据库。用科学严谨的数据化,将此类历史罪证长久保存下去。

目前,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支持下,该团队正不断推动新的技术应用到更多的“万人坑”等历史罪证遗址的保护和研究当中。